[Zucchero](https://zzucchero.lofter.com/)

钢笔

01

罗渽民是在一节素描课上认识黄仁俊的。

那天他刚刚换掉用了很久的钢笔，一支在数学课上画了无数头怪兽的旧钢笔。

其实，渽民既讨厌数学课也讨厌怪兽，但当这两者撞在一起时，却能感觉出一种奇妙的平衡感，他便自此乐此不疲起来，直到钢笔画到报废，数学成绩也直线下降。

“报个补习班吧，”数学老师找渽民约谈，翻开课本指给渽民看，“还好立体几何才开章，还有时间。”

“好。”

渽民乖乖点头，立刻报了一个素描班，美名其曰：搞定立体几何的治本之策。

“在这里填名字。”

仁俊坐在渽民的前一排，第一次回头是传花名册，打断了渽民准备在素描课上继续画怪兽的准备。

虽然只是短短几秒的事，渽民脑海里发射激光消灭数学公式的怪兽全部烟消云散，取而代之的是仁俊浅浅的笑。

渽民松了手。

“啊，抱歉，”仁俊抢先一步拾起掉在地上的花名册，仍旧笑眯眯的，“是新生吗？之前没有见过你。”

“嗯。”渽民轻轻点头。

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毫无素描经验的渽民只能玩他的新钢笔，完全是因为报错了素描班，一不留神把初阶变成了高阶。

都怪石膏像太好看了，渽民暗自为自己辩护，百无聊赖地盯着前方的小卫像。

就是因为这尊头像太漂亮了，谁会喜欢画立方体呢，渽民想。

画室里十分安静，四下里只能听见挪动椅子或者铅笔在画纸上摩擦的声音，渽民接连打了三个哈欠，眼泪便蒙了上来，揉了揉眼睛，脑海里浮现出小卫像的原型：朱利亚诺·美蒂奇，美丽的意大利少年，回眸微笑的神情让渽民想起仁俊递花名册给他时的笑容，一种不经意的美，惹得渽民突然很想再看一会仁俊。

就看一下下嘛，渽民继续为自己辩护，又不是偷窥。

仁俊就坐在前面，渽民的视线从他柔软的黑发滑落到白皙的脖颈上，停顿一会，大脑回放他微笑时的样子，露出一颗可爱的虎牙，如果再笑得厉害点，鼻子也会皱皱的，很像饼干袋上的小浣熊。

真可爱呀，渽民扶着脸想，而且今天的阳光对他也好温柔。

画室午后的阳光的确柔和，只是懒洋洋地落在仁俊的身上，像春天穿过树枝的小巧的黄鹂鸟，温柔地停留着。

阳光对我就很苛刻，渽民想起上数学课的时候，如果恰好碰上钢笔没墨，他就只好趴在桌上打盹，而那些讨人厌的金色便全部投射到自己身上，仿佛一束狭小聚光灯。

聚光灯下的偷睡被发觉，老师笑话渽民是“睡美人”，可渽民从未想过谁能把自己从混沌的梦中吻醒。

如果那个人是仁俊呢？冷不丁地想到这句话，渽民被自己吓一跳。

怎么可能呢...

渽民手握着的钢笔已经开始发烫，打开笔帽，熟练地在画起钢笔画来。

如果那个人是仁俊呢？

笔停，是男孩回头笑的图像。

“比起小卫像，仁俊更像你的模特呢。”素描老师刚好经过，看了眼渽民的画，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
“糟糕。”

渽民傻了眼。

我明明只是看他一眼而已。

02

仁俊是从第二节素描课发觉身后动静的。

虽然第一节课就感觉有些奇怪，因为几乎无人直接空降高阶班，而身后这位生着无辜小鹿眼的罗渽民同学却打破了惯例，坐在自己身后一起临摹人像。

更古怪的是，就在上节课的课休时间，仁俊假做闲庭信步，晃荡到渽民的画架前，偷看他的画时，只见白色画纸空荡荡，唯有右下角黏着的便利贴上有图案。

“我前面那位如果变成小怪兽。”便利贴上方如是写。

文字下是一只露出虎牙的大眼怪兽，一点都不可怕，甚至有点笨拙得可爱。

“这能是我？”仁俊小声嘟囔，至少帅气一点嘛。

究竟是怎样的人呢？好不容易等到第二节课，仁俊边画边寻思，忍不住回头看他。

“啊。”

一回头便撞上渽民直勾勾的眼神，两人都被吓了一跳。

转身，定神，面对着画板上小卫像的草稿，仁俊暗暗发誓，至少下课的时候一定要跟渽民讲上话。

所以，当画室里的人陆陆续续地离开时，仁俊又回了一次头，确保渽民没有早早离开。

这次可以光明正大地仔细打量他了，仁俊想。

因为渽民正埋头苦画，丝毫没有察觉到落在自己身上的目光。

“你好，罗渽民同学。”仁俊一直等到渽民放下画笔，长吁一口气后，才出声。

“吓我一跳。”渽民的椅子向后仰了仰。

这答复让仁俊忍不住笑起来。

似乎意识到自己条件反射的回答让人难以接话，渽民急忙添上疑问句给他：“有什么事吗？”

“就是好奇，好奇你为什么要来学这个...”仁俊一五一十地回答，对上渽民真挚的眼神，只是他的眼神一直落在自己的嘴唇上，“因为班里很少有人转来。”

“噢，这样啊...”渽民松了口气，继续看着仁俊的嘴唇，因为听说听人讲话时，看着对方的嘴唇比较显真诚，只是仁俊的表情有点尴尬得奇怪，“因为我学不会立体几何。”

仁俊又笑了，从没见过这么古怪又可爱的回答。

由于仁俊只是发笑，并未顺着渽民的话继续询问下去，弄得渽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，佯装翻弄书包，匆忙间失手落下钢笔，摔在地上，短促一声脆响。

整个世界里只有钢笔掉落的声音了，渽民想。

仁俊下意识地伸手去捡，途中遇上从发呆缓过神的渽民的手，轻轻地覆在他的手上，仁俊能觉出渽民手的温度，就好像将手指从团团羊毛中伸出，碰触上去有很柔软的暖感，让他想起圣诞节里铃儿叮当响，小孩歪倒在母亲怀里咯咯笑的舒适。

要不要再放一会，渽民停顿了一下，虽然这样有些不礼貌，可是他的手真软啊。

我的手会不会太凉，仁俊突然意识到这一点，迅速收回手，抬头看渽民。

渽民的表情有点难堪，虽然只是一闪而过，立刻又恢复到之前平静的神色，继续拉开书包。

“哇。”仁俊真的被渽民书包里的玩意吓了一跳。

全部都是数学练习簿、数学作业册，以及画着大红叉的数学试卷。

我不想让他看这个的，渽民陷入两难境地，不等仁俊再说些什么就拉上书包显得太粗鲁，不拉上又只能接受公开处刑。

还是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比较好，渽民咬咬牙，开玩笑说：“这是老师送我补脑的脑白金。”

完毕后，忧伤地叹了口气。

小傻瓜，仁俊笑，假装若无其事地抛出橄榄枝：“我可以帮你讲数学，如果你不介意的话。”

“诶？”

渽民瞪大眼睛，傻傻地看着他。

仁俊又哈哈笑了起来，突然想起渽民画的怪兽。

我后面这位如果变成小怪兽，仁俊心想，一定是最可爱的那种。

03

还没等周天5：59的闹钟响起，渽民先起床打开手机，缩在被窝里打开备忘录，一遍又一遍地念今日重要事项。

下午3：30自习室见，和仁俊。（0/1）

之所以把和仁俊这半句话放在后面，渽民郑重其事地给予解释：是为了突出重点。

换言之，什么下午三点半什么自习室，都不太重要，重要的是“和仁俊”。

“真是漫长的早晨啊。”渽民瞥了一眼手机状态栏的时间，因为害怕自己睡过下午三点（尽管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），所以要在很早很早就上好弦。

箭已经在弦上了，渽民一边刷牙一边看着镜子里睡眼惺忪的自己，想到素描课上微笑的小卫像，画纸上铺满的线条阴影，挪动凳子比划光线的轨迹，众人离开画室时窸窸窣窣的响声，最后的最后，把最宝贝的地方放到尾巴上，才开始一点点地想念起仁俊的背影、手握画笔时紧绷的脊背、放松时平平的肩，以及回头冲自己微笑时漂亮的脸。

“不要忘记自习噢。”临走时仁俊碰了碰渽民的肩，提醒他。

“遵命。”渽民做了一个敬礼的手势，等待仁俊的笑容再次浮现。

我们都没有说再见的，渽民忽然从回忆的末端发现出新线索，但转念间又打消了这样的想法。

吐掉最后一口漱口水，渽民端详着镜中自己的泡沫胡子。

或许只是我不想说再见吧。

收拾书包的时候，渽民被迫停滞五分钟，思索一个史诗级难题：

究竟是拿画满怪兽的草稿本，还是拿一个空白草稿本？

空白草稿本可以记下很多知识点，渽民想。

拿有怪兽的草稿本可以体现出我还是有在学数学的，偶尔也能从空隙中发现公式呢，渽民想。

“对啊，还能看见公式和运算呢，”渽民安慰自己，“看我这么努力，是吧？”

就这样把草稿本换来换去，数学题挑来挑去，打开笔盒，把每一支铅笔头都削到最尖，钢笔灌满墨水。

午饭狼吞虎咽一份速食便当，虔诚地把手表立在桌上，眼睛跟着指针转。

等待其实也可以是一件很美好的事，渽民胡思乱想，现在是2:30，再等三十分钟就出发，这三十分钟刚好可以想一些事情。

一些事情的门类很多，比如，黄仁俊。

黄仁俊

黄仁俊

黄仁俊

... ...

渽民忘了自己把黄仁俊的名字念了多少遍，如果有排版工人在自己大脑里运作的话，应该会全部排满吧。

提前五分钟到达自习室，渽民做好了自习室爆满的准备，打开门。

只 有 一 个 人。

仁俊正坐在座位上看书，很认真。渽民不想打扰，悄悄走上前。

“啊，你来啦。”仁俊察觉出渽民的气息，笑着打招呼。

“只有我们两个。”渽民环顾四周，吐了吐舌头。

仁俊颇为自豪地解释道：“我专门挑了一间没人的自习室。”

“为了独处？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仁俊没听清，笑眯眯地看着渽民，小声嘀咕的他好像小仓鼠，仁俊忍不住伸手拉他坐在旁边，大哥哥般语重心长地说，“当然是为了给你讲题啊。”

渽民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伤心。

“有草稿纸吗？”讲完基本知识点，到了演算的部分，仁俊问渽民。

“有的有的。”渽民连忙应声，从书包里拿出草稿本。

全是怪兽的草稿本。

“这里是我之前记下的公式。”生怕仁俊不能发现自己的良苦用心，渽民指了指夹缝中瑟瑟发抖的平方差公式。

“很可爱。”仁俊评论，盯着歪歪扭扭的公式旁睡大觉的独角兽。

仁俊随手翻了几页，再翻了几页，然后又翻了几页。

“好了好了，我的公式也就记了这么多...”渽民感到有点不对劲，黄老师好像已经翻过他为数不多的几个公式了，再这样下去就只能充分展现自己的不务正业。

“里面怎么没有我，”仁俊自顾自地嘀咕道，有点不甘心地又翻了好几页草稿纸，“没有‘坐在我前面的那位如果变成小怪兽’...”

原来真的只是“如果”啊...

等等。

为什么我会因为没上它的怪兽草稿本而失落？仁俊摇头，我这次来，可是要辅导渽民学习的。

然而一旁的渽民早已在脑内跑了无数辆嘟嘟的小火车，一对上仁俊的眼睛，便问：“喂，你说，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去拯救美蒂奇两兄弟，你选哪个？”

04

“你是说洛伦佐和朱利亚诺吗？”还好仁俊的世界史不错，不然再怎么也经受不住仁俊跨学科式的轰炸。

渽民点头，一只手撑着头，歪着脑袋看着仁俊：“因为想起我们第一次在素描课上见面时，临摹朱利亚诺·美蒂奇（小卫像）的情景。”

仁俊一脸好笑地看着渽民，怎么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呢，他反问回去：“要是你，你会选谁？”

“当然是朱利亚诺。”渽民不假思索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...”渽民脑海里自然地浮现出答案：因为他像你，都有我喜欢的温柔。

“因为他哥洛伦佐的鼻子实在太大了。”

渽民最后还是选择改口，心想，这种事情，他看着仁俊笑开的脸，低下头，怎么能说出口呢。

“你太有趣了。”仁俊笑得止不住，渽民看着他一闪一闪的虎牙，心里有一丝丝开心，随口接：“也只是一般般有趣。”

仁俊仍旧笑盈盈地看着他。

渽民开始在草稿本上胡画起来，画着画着便又变成了仁俊的笑脸。

钢笔的墨水好像只有在画他的时候特别顺畅，渽民边画边想，手上的动作没停，一口气画了好几个仁俊的头像，围绕在x-y象限中。

“我认为，”渽民在画中仁俊的笑颜旁标注，“朱利亚诺笑起来，也会有这样的虎牙。”

虽然这样想有点奇怪，渽民暗自忖度，但就这样吧，反正不管是朱利亚诺也好，黄仁俊也好都不会知道我有多喜欢他。

“在画画吗？”仁俊好奇，刚刚渽民一直低着头，只听见纸上沙沙作响。

“没有没有，”渽民矢口否认，头摇得像拨浪鼓，“默写数学公式的灵感来了。”

“神奇。”仁俊笑。

“也许我就是这样的天才吧，”渽民信口吹牛皮，自己倒先笑了起来，对上仁俊温柔的目光，一时间有点害羞，别过头偷偷看他，结果发现对方还是那样注视着自己，明明是梦中期待过无数次的温柔注目，但这次真正实践起来，自己却好似退堂鼓一级演奏家一样，敲着鼓点临阵脱逃，悄声问，“我...我脸上有什么东西吗？你这样看我。”

仁俊这才停下来，逗他说：“因为你的眼睛真好看呀。”

“稍等，”渽民立刻在草稿纸上画了一只眼睛递给他，“这是罗渽民同款，收好。”

“真的给我吗？”

“都给你都给你。”渽民随即撕下草稿纸，叠得方方正正，在纸背上落款：“黄仁俊先生收”，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仁俊。

可爱鬼，这是仁俊能想到的一切词汇了。

“还要学习吗？”渽民看着放空傻笑的仁俊，自己也跟着笑了起来。

仁俊看着微笑的渽民，弯弯月牙眼，嘴角的弧度也漂亮，这样好看又可爱的人，应该带出去骑单车兜风才是，看他衬衫在风中飘起来，鼓成一个温柔斗篷，加快速度跟上他，再同时丢掉自行车，大笑着倒在草地上，两个人都躺成派大星晒太阳的样子，手碰手脚碰脚，然后轻柔地翻身，看着对方，看他的额头，他的眉毛，眼睛，鼻子，再到嘴唇。

然后接吻，没错，然后再轻轻地接吻，一切水到渠成。

仁俊想着这些要痴了过去，脑海里回放和渽民一遍又一遍的吻。

“仁俊？”渽民把他叫醒。

“唉。”仁俊有点失落地叹了口气。

不知道是难过幻想太遥远，还是难过没有约渽民一起骑单车。

05

“睡一会？”仁俊小声询问渽民，每次讲到f(x)二次求导时，渽民的眼睛就要困得睁不开。

“嗯，五分钟。”渽民乖乖地答应，凭借多年在数学课上打盹的经验，快速进入睡眠。

都不带睡前聊天的，仁俊心里抱怨，说不定还能约好下次一起骑单车呢。

“骑单车骑单车骑单车。”仁俊大着胆子对渽民咬耳朵，然而对方睡得不能更踏实，一脸诚恳的表情逗人发笑。

仁俊看着渽民睡着的模样，把它复制粘贴在单车旅行后的草坪上，再颅内全真模拟了一遍亲密接触。

我会不会像一个变态？

仁俊突然意识到自己脑内剧场的丰富性有减自己的绅士性，如果意识可以传导，恐怕眼前这个小睡虫会被吓得切断意识关联，再也不理自己了。

可是，仁俊继续看着渽民的睡颜，稍微靠近了些。

可是他真的很可爱啊，仁俊感叹，试想：谁会不想和可爱的人接吻呢，谁又会不喜欢可爱的人呢？

黄仁俊喜欢。黄仁俊喜欢。

仁俊自问自答了几轮，品着渽民睡着的可爱模样，慢慢也睡过去了。

按道理，渽民觉得自己可以睡一个下午的，可是总感觉右胳膊重重得发麻，因而过一阵便醒了过来。

揉揉眼睛，渽民发现仁俊赫然把头枕在自己的胳膊上。

要是别人我一定会收手的，渽民心想，但他可不是别人。

别人是除了黄仁俊以外的人。

渽民有被自己的定义感动到。

仁俊的右脸颊紧紧地贴在渽民的胳膊上，白净的小脸蛋因为长时间压在衣服褶上而渐渐发红，像玫瑰含苞时流露出淡淡的红晕——渽民喜欢玫瑰，也喜欢仁俊。

凑近一点，渽民小心翼翼地朝仁俊的方向移动，这下可以慢慢端详他的脸了：半边发红的小脸，乖乖闭上的眼睛，细细长长的睫毛，因梦中的变动而微微颤抖，再往下，挺翘的鼻子，紧闭的嘴唇。

再凑近一点，这次渽民完全是盯着仁俊的嘴唇在看了，脑海里开始检索仁俊的唇形究竟是何种类型，如果轻轻碰一下是怎样的触感，对啊，只要轻轻碰一下。

“就轻轻碰一下。”渽民小声说，仿佛是讲给熟睡的仁俊听的。

渽民只想尝试一下第一节素描课上的小小构想：如果亲吻自己的那个人是仁俊会怎样。

不会怎样的，渽民暗示自己，即使我们互换身份，换他做“睡美人”，他也不会被吻醒的。

童话成真需要魔法，渽民给自己打气，我偷偷亲一下，不会触动魔法。

抱着这样的念头，小鹿乱撞的渽民，尽全力让自己不发抖，只是很轻很轻地把吻印在熟睡的他的唇上。

“嗯？”仁俊迷迷糊糊中感觉自己的嘴唇温温凉凉的，好像有人放下一片薄荷片在唇上。

渽民则被仁俊的反应激得“嗖”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全然忘记对方还枕着自己的胳膊，因而仁俊的脸便结结实实地贴在冰凉的桌面上，整个人也被凉了醒来。

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不要问我...渽民心里默念百十遍，不敢看仁俊一眼。

“我...我有没有流口水？”仁俊其实比渽民还要惊慌失措，刚刚感觉嘴唇的异样，立刻联想到自己可能失态流口水，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。

哈哈，渽民如释重负，突然很想骗这个小傻瓜玩，拿手比划说：“就流了一点点。”

仁俊害羞地捂住脸：“对不起。”

渽民在这一瞬间彻底打消了告诉仁俊自己只是拿他开玩笑的话。

就让我享受一下吧，渽民看着仁俊，笑得意味深长。

“好丢脸...”仁俊接下来的几分钟内都处于羞到发懵的状态。

渽民倒是很会利用这几分钟，打开手机，界面回到备忘录。

下午3:30自习室见，和仁俊。（1/1）

或许应该再修改一下，渽民看着屏幕出神。

下午3:30自习室见，和仁俊。❤（1/1）

“这样不错。”渽民笑了。

06

“再见。”渽民从来没上过这么心旷神怡的自习，走之前也兴高采烈地同仁俊说拜拜。

“再见。”仁俊机械地回应，看着渽民的背影渐行渐远。

因为怀疑自己睡觉流了口水被渽民发现，自习结束后除了道了一声再见以外，仁俊尴尬得一句话都没讲，包括那句酝酿了许久的：“什么时候一起骑单车啊？”

这下只好在梦里骑了，仁俊叹息，孤零零地在街上游荡。

大约是因为冬季，加之街上的行人又多半是年轻情侣的缘故，大家似乎都靠得很近很近，手持热饮面带笑容，来来往往的，仁俊就在这样的人流中穿梭。

冬天是来往情人的加热器，仁俊想，而自己只能把冰冷的双手插进大衣里，并且还需在大衣前加上限定词——是“自己的”大衣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仁俊从衣兜里取出一张叠成正方形的纸片，把纸片背过来，上面写着：“黄仁俊先生收”。

打开四分之一，露出一只钢笔勾勒的大眼睛。

“哈，”仁俊突然笑了起来，自言自语道，“是渽民给我的眼睛呀。”

再打开二分之一，大大咧咧的x-y象限引入眼帘，接着便是四个象限中仁俊各式各样的笑颜。

眯着眼睛的，露出虎牙的，还有鼻子笑得皱起来的。

仁俊被这些突如其来的惊喜弄得有点不知所措，一时间想起下午与渽民在一起的自习，只要自己一开始傻笑，渽民便低下头在草稿本上涂写——仁俊真的以为他只是默写数学公式的灵感来了而已，从未想过画着开玩笑送给自己的渽民同款眼睛的纸上，还有自己的笑脸。

“我认为，朱利亚诺笑起来，也会有这样的虎牙。”

在一幅仁俊虎牙笑的头像的上方，写着这样的字。

“所以是因为这个才要救朱利亚诺的吗？”仁俊这次反应得比较快，笑容随之越来越浓。

必须要约他去骑单车了，仁俊小心翼翼地把画折好，暗暗地下定决心。

反正再过不久，春天就来了，仁俊开心地想，那时候的草坪一定会很软。

他的嘴唇也一定很软很软，仁俊忍不住又拿出画开始欣赏起来，到时候还要再亲亲他的眼睛。

然而对仁俊的单车计划一无所知的渽民，正在收拾画夹。

画夹里的素描纸上空荡荡，便利贴倒是有许多张，全部都是仁俊画画时的背影，渽民一张张地收拾着，然后再全部贴在自己的书桌上。

我这样单相思会不会有点过分，渽民趴在桌上神游，回忆起自己偷偷亲吻仁俊的午后。

“可是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啊，”渽民把头埋在书堆里哼哼，“但是告诉他会不会好一点...”

告诉他，渽民继续想了下去，就告诉他这一次，我喜欢你。

07

这次前往画室学素描的两位少年都各怀心事。

一个要说：“有时间一起骑单车。”

另一个要讲：“我喜欢你。”

（尽管这两句话都表达一个意思。）

渽民一大早便在画室里驻扎下，早早搬来小卫像，一个人坐着发呆。

该怎么告诉他呢，渽民为难起来，突兀地说我喜欢你，这样会显得很不有趣。

毕竟仁俊可是给自己认证过“真的很有趣”头衔的，渽民一定要坚持捍卫有趣标签不动摇。

“有了。”盯着小卫像看了十分钟，想到今天其实轮到仁俊搬石膏像时，渽民突然来了灵感。

尽管画室里除了自己谁都没有，渽民还是蹑手蹑脚地走到小卫像背后，看着雕像卷曲的短发，白皙的脖颈，手握钢笔，轻轻弯下腰去。

“我喜欢你。”在小卫像后颈写下这句话时，渽民也跟着念了出来。

他能猜到的吧？我每节课是怎么傻傻地望着他的背影看...

写完这句话后，渽民又偷偷把小卫像搬了回去，等待仁俊再拿它过来。

等待其实是一件挺美好的事情，渽民又拿之前的话安慰自己，况且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自己一样等不及地要说“喜欢你”的。

终于等到仁俊出现，再次搬小卫像回画室，可他的神情好像没什么变化。

一定会看见吧，渽民忐忑不安。

“嗨。”仁俊走上来打招呼。

“你好呀。”渽民还想说点什么，但还是止了下来，坐在座位上一动不动。

仁俊这次没有坐在渽民前面，而是故意挑了他后面的座位。

不会是认为我太肤浅了吧？

渽民开始胡思乱想起来，忍不住想回头看看仁俊的表情。

也不知道偷偷回了多少次头，然而专心致志的仁俊并无反应。

“一定是嫌我破坏公物了...”渽民的想象力早已突破极限。

“第六次了。”仁俊的声音冷不丁地响起。

“啊？”

“我说你，”仁俊的声音小而清晰，“回头第六次啦。”

“我...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渽民尴尬地别过头。

四下里全是铅笔在素描纸上的沙沙声，无数只小鸟穿梭在风林间，而渽民心里的那只小鸟，以每秒100次的速度，扑棱着翅膀，脸颊很快发红发烫。

“我说，”渽民鼓起勇气，“发现小卫像的玄机了吗？”

没发现我可以再说一次，渽民心里默念。

仁俊的笔停了下来，从画架旁探出头，认真地回问：“是喜欢朱利亚诺还是喜欢我？”

渽民这下害羞得说不出话，只感觉半边身子发麻，或许是面对仁俊时全身戒备，一直保持僵直的姿势太久。

“是喜欢用钢笔写数学公式还是画我？”仁俊继续发问，从衣兜里拿出一个方形纸块，“你送给我的，上次自习的时候。”

渽民的心脏提到嗓子眼。

仁俊轻轻地拆开正方形，露出渽民十分熟悉的x-y象限，旁边是第一次自习的下午，画下的因渽民的回答而发笑的仁俊开心的样子。

只不过画像旁批注的文字有了回应：

“可朱利亚诺不知道我喜欢你。”

“回答我呀。”仁俊倒有点不好意思了。

“啊！你说我怎么可能喜欢石膏像和做数学题！”渽民看见仁俊清秀的小字，如释重负，回答的反问句也霎时间有了底气。

“我知道啦！”仁俊开心地笑了起来。

“所以，明天一起骑单车好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-END-